46646.5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申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

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
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
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
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
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
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慶
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
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
書因加檢覆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
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
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
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
二局勳簿對勘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
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李曹尚書以朱印印
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
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
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

輕爲苟且今請征職自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録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黄素爲勲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黄素勲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關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無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

斬三賊及被傷放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
行當行暨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勳
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
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勑守錄又自遷都以來
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著良由歲
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
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
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上賊
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
授庶使酬勳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
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
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
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
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
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
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
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

同善事在位爲义所親戮僇之日深窮黨與以
希义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
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
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
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
度之尚書黄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
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
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
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
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勸衆
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
又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
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莊
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
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
正除七兵尚書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
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彊牽
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黄門也與前廢帝俱

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
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
贈侍中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
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君僕射有四子
長子非武定中文言裴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昺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
仍以本名爲字高祖悌爲慕容儁尚書右僕
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
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
崔徽伯房徽伯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
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
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北蘭寶
卷將陳顯達沿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
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

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由薦
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甚濟之才
何容況舉也太子步兵張烈無論軍國之事時
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賛之
遂勑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一日便爲
寶卷將崔慧景攻圍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
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
烈曰卿定可逐能不負所寄烈拜謝
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大手自是
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逆
録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戸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
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
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
又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
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
尋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
又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

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
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
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
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
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
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
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
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桑
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
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
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万他
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
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
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晧
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許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摽名輩氣嘗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illegible]道正路其殆病諸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

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乂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荊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刼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鄉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

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飜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

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塡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 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寒譚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姑臨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

款臺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
臣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
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
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臣不免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臣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高貴曰至如辛部中
才用尚乖諸人莫出其右貴曰吾聞游僕射

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
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
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
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
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
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
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

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顧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經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敕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得聞即爲證則於理太急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之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詣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

之雪釋是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

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
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
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
與公卿駮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
爲祿民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
任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
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王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
之以母憂去任卒哭　僕射　欽奏雄起復爲
郎俄兼司州別駕加　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
刺史元法僧以城南　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
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
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
刀持節乘馹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
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
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

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鶉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濵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士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賜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詔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遥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擢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

盛穆穆標美文玉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
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
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
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謐陛下劬
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
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
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
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
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庸劣之人莫
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
命皆貨賄是求肆恣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
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算斂盈門囚執滿道
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
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
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
九白骨不收孤孽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
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

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
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
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
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
得拘以停年竟無鋒華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
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
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
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患於逆徒
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
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鑒留天心校其利
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
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
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
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
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
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
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
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

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
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
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
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
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
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豈宜
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
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聞西寇勞
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連豫恩租調宜悉不徵
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
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
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
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
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慈卓然者宜
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
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
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
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

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
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
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
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
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馹虛號王人往還有
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
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
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
時爲鎮軍將軍嚴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
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
永熙二年二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
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
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
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
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
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綏

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
雄對曰當王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
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天王便
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
爲慙負天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
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
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
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倫　舊
作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用投纂事覺坐免官
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
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宜用
學有才宜爲上第　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
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遷
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
史尋拜諫議大夫雄爲或所稱歎屢在朝廷薦
舉之讀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

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
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
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又詔爲荆州軍
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篡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
凶問篡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
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明約尋爲義宗所圍相
持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尚書行行臺
都督書穆繫等義宗擒之入
城因舉酒屬
篡曰微幸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留
達此功也入朝
以於莊帝稱篡固節危城宜蒙
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
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
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還
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篡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
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
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

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一日姓析然加鎮
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爲高寓洛陽乃
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
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
詔於此方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翼顛危纂
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
言深得主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
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

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算纂議欲出軍討
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
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
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
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
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
須力全且慮在心腹何暇齊齊聞臺軍已破洪
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
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無雞肋纂曰

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
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
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
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立藏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
少孤嘗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
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
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出高
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妄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秦車
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
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
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

從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
若乃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
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
喜怒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事
然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
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士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
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重國
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
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
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
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
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

情駭懼勑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
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
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
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
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
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
鎮城行廣州事招納齊文襄王遣書慰勉

賜以衣帛三年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
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錫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涇州刺史祉第二子
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
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
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录轉駕部加右軍將軍
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
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儁輩之中獨蒙引聽
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人乘隼等帥羌胡反
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
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
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初深兼給事黃門
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太曾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邱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車駕將終太后引見深
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
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忍被犬馬知歸太后
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
徐方多事以深為東道慰勞使即為二徐行臺
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兗行臺
深處分軍國機要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
宮朝士深弟七弟保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
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保書招深同逆

深慨然流涕斬侯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
曰羊侯作逆霧起瑕丘集不逞扇擾疆埸傾
宗之禍侯乃自貽累世之飾一朝毀汙羊深血
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楊勑自劾請罪此之丹
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
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勑乃歸京師除名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
委積前廢帝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
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
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
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設昭明之通載揚膠
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羲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
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新楢因以追隆周

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
能稱揚盛烈聿修厥美今日茲已降世極道消風
猷稍遠澆薄方競浪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
能非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
大才甘心於陋巷俟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
其人豈拘常檢三公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
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外公相事炳丹青
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
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
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尚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
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
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芹門義云自
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
且一五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壞屬流
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
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
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貫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由子使由文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士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勢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宛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一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正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爲其府長史郡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所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

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刺史幾
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
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
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
辛雄等 [illegible]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
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
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
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
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
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
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

而已自修絜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絶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
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
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
禦縣内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
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
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
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
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
重之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
之書多所該洽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
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
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
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奉命坐以流罪
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

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偏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遺穆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忠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

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效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
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議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
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
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敝唯在明主所以
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
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
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
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
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
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
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
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
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
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致流離苟係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
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
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
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
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
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
遵百王一致且琴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
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万機事難周覽
元凱結吉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
伏願少垂臨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
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一矣
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
諸寵要者曾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
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
與袁翻當日亦聲譽遐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蒼[illegible]

於蹠徑言語無虧已修家僮隸對其兒不撻責人
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彫凱黥奴婢常稱俱稟
人體如何殘害以癸見男代沮宋夢豕遂曾據涼土
國書漢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
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
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遣以佛義對之竟不
能屈以時所行曆久未無書乃更改元修撰爲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
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長史乃上表求鑄

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
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
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
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
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
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

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

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侯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
算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競
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
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
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恨
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
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
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
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
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
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
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
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
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
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

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顯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
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有口
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
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乃授祕
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
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
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
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
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
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
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
州引自隨恒令揔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
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

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姊母毋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遠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影掞之工雖欲而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士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咨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閹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

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敵實有朱氏就纓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攫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冒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

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皆貝以
表聞又令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貴憚
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寅西
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
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
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須令乘
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
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
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皆畏陛下恩顏望霑爵賞

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
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
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
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
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
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
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
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
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

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
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
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
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
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
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
如恐成敗難測非万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
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
尒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間旬月之間何往

不剋臣竊謂万人之計不過於此帝言高舍人
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高
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
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
開國公舍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
穆謂榮曰元顥輕最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
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六王擁百
万之衆輔大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
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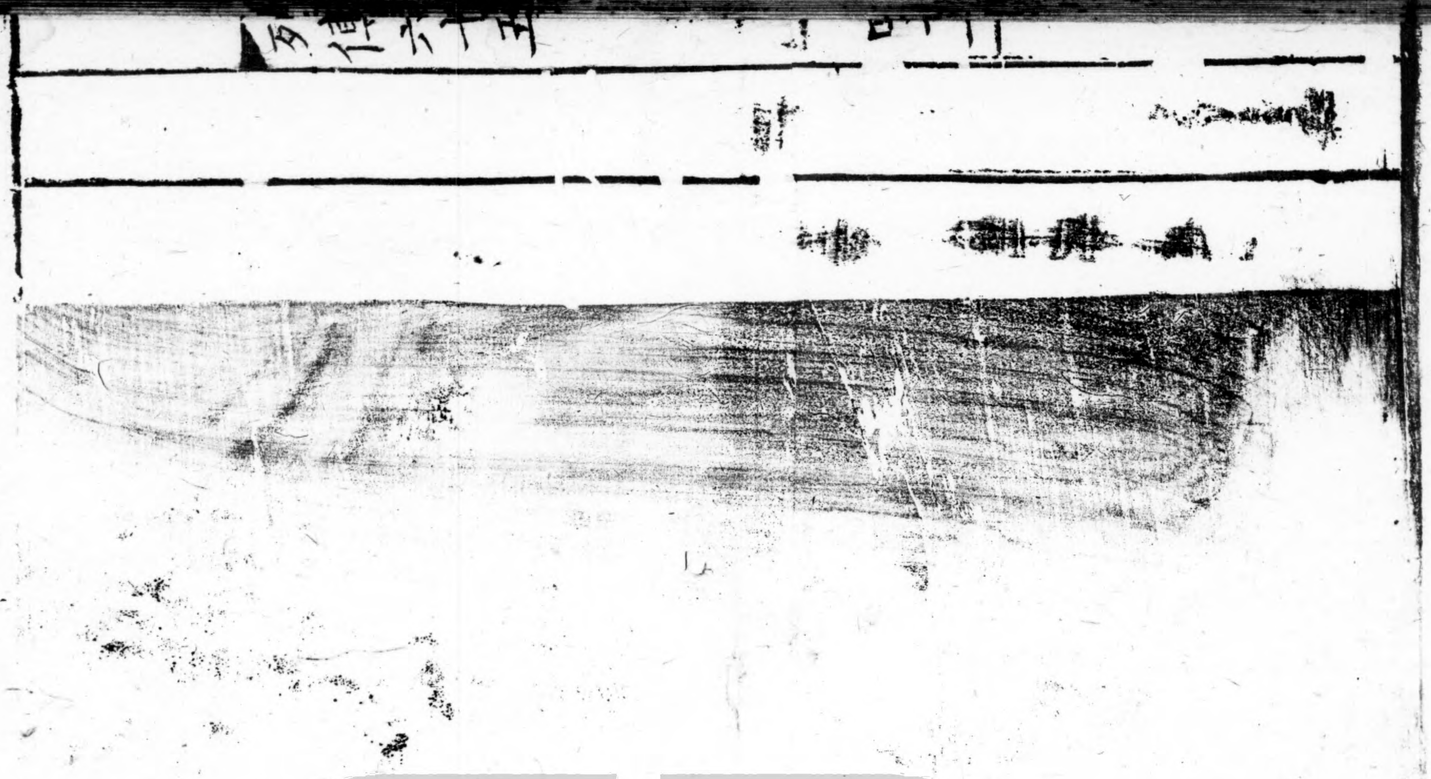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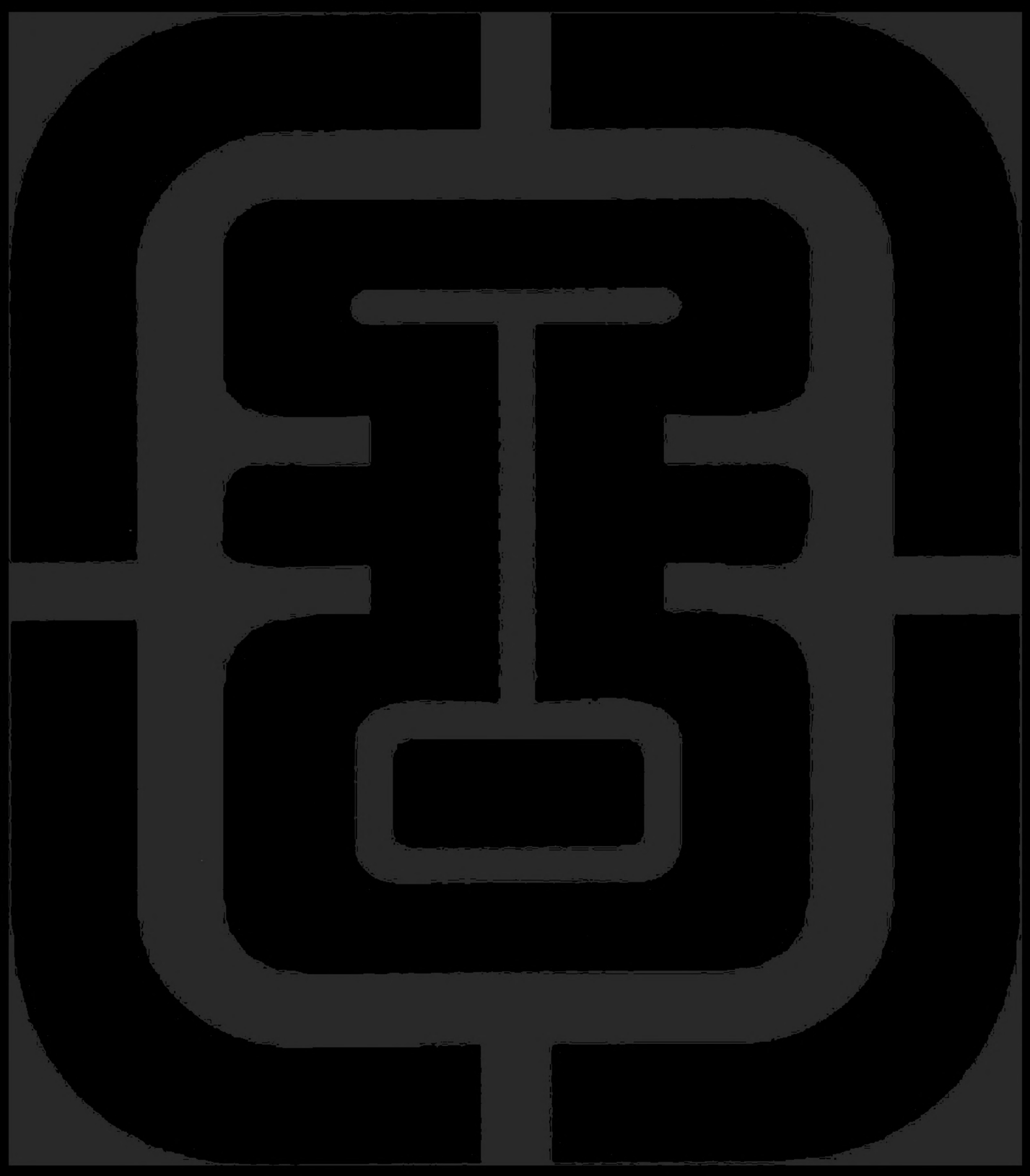
舉世且一日繼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
宛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保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
莊帝反政因宴決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
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
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
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
中尉尋即眞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
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
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
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紹宋世良等四十
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
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
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
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
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
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
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

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
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
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
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亦
能自潤直置無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
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
侑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朱世隆當朝權盛
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
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
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
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
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
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秘書
圖籍所在內典闕一字書又加繕寫紬素委積蓋有
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

事黃門侍郎通穆物心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
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皐陶茲究是
託禹泣羣人堯必為念所以舉直措枉事切曩
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
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
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
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素靳稽古未
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
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黽俛竊見御史出
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
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人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
徒恒思報惡多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
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
能白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
衣所指誓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
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
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
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

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
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
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
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
敗不得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
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
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
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記
從之復置司直及令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

敕書令宣於然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召內精選
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
此詔及令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
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
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
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
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忍北軍不利欲
爲南巡之計未發會令朱光入浴道穆憂禍及
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

年四十二太昌中襲侯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位密擁入關
道穆茅茨之繼沮渠氏後亟於滄州平泉府主
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愼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
卒無子以兄謙之第邪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飜剛鯁自三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
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
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
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
節至於顛覆惜乎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